# 情色碧血剑

一少年袁承志

哑巴抱起崔秋山、袁承志，健步如飞的向前疾走，翻过两个山头，只见山腰中有三间茅屋，哑巴迳向茅屋跑去。

快要到时，屋前一人迎了过来，走到临近，原来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妇。她向哑巴点了点头，见到崔袁两人，似感讶

异，和哑巴打了几个手势，领着他们进屋。

那少妇叫道：「小慧，快拿茶壶、茶碗来。」一个女孩的声音在隔房应了一声，提了一把粗茶壶和几只碗过来，

怔怔的望着崔袁两人，一对圆圆的眼珠骨溜溜的转动，甚是灵活。袁承志见那少妇粗衣布裙，但皮色白润，面目姣

好，那女孩也生得甚是灵秀。

那少妇向袁承志道：「这孩子，你叫甚么名字？怎么遇上他的？」袁承志知她是哑巴的朋友，于是毫不隐瞒的

简略说了；那少妇听罢向袁承志一笑，说道：「我姓安，你叫我安婶婶好啦，这是我女儿，她叫小慧，你就耽在我

这里。」

袁承志次晨醒来，发觉崔秋山和哑巴先行离去，不禁急的哭了起来。安大娘柔声说道：「好孩子，你崔叔叔受

了伤，很厉害，是不是？」袁承志点点头。安大娘又道：「我只能暂时让他伤口的毒气不散开来，如果时间隔得太

久，只怕他的腿要残废，因此哑巴伯伯背他去请另外一个人医治；等他好了之后，就会来瞧你的。」袁承志慢慢止

了哭泣。安大娘道：「快洗脸，洗了脸咱们吃饭。」

吃过早饭后，安大娘要他把过去的事再详详细细说一遍，安大娘听得不住叹息。就这样，袁承志便在安大娘家

中住了下来。袁承志从小没了父母，应松、朱安国等人虽然对他照顾周到，但这些叱叱吒风云的大将，照料孩子总

不在行。现下安大娘对他如慈母般照顾，亲切周到，又有小慧作伴，这时候所过的，可说是他生平最温馨的日子了。

安大娘给袁承志缝了一套衫裤，想要他试试合不合身，见袁承志经已沉沉睡熟，不觉童心忽起，心想：「不如

趁睡先给他换上，明日承志醒来，看了岂不欢喜？」当下便轻手轻脚的脱下袁承志那套破烂不堪的旧衣，袁承志睡

得极沉，虽经翻动却并未醒转。此时安大娘突地脸色通红，停了下来；原来袁承志的阳具，竟然在睡梦中硬梆梆、

直挺挺的翘立起来，还一颤一颤的在那抖动。

安大娘因不齿夫婿为人，是故带着小慧到处躲藏，已有四、五年未有夫妻生活。二十五岁的她，身体健康，生

理机能饱满，自然也会有某方面的需求；但她生性贞节端庄，又囿于礼教的约束，因此平日里只得以练武，来强力

压抑不时勃发的情慾. 初时她认为袁承志年幼，因此并未虑及其他；但如今见及袁承志那尚未长毛、但却已颇具规

模的阳具，不禁娇羞害臊起来。

她匆忙的为袁承志穿上衣裤，便回房就寝，但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眼前晃来晃去，尽是袁承志那根阳具

的影子。她心中暗骂，自己真是无耻，怎么可以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越是压抑，思绪越是纷乱，最后她脑中

竟然浮现出袁承志将那根肉棒插入自己下体的猥亵影像。

她到屋外井边用冷水洗把脸，心想或许可减轻炽烈的慾情，谁知道此时袁承志尿急，迷迷糊糊的爬起来解手，

黑暗中没看到蹲着洗脸的她，一泡热乎乎的童子尿，竟洒了她一身。她大吃一惊，「啊」的叫了出来，袁承志吓了

一跳，也清醒了过来。

「对……不……住，安……婶婶，我没……看到您。」袁承志结结巴巴的说道。

「承志，没关系，我就顺便洗个澡吧！」安大娘柔声地安慰不知所措的袁承志。

屋外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袁承志从未见过女子身体，好奇心起，不由得贴窗偷看。只见安大娘赤裸的身

躯在月光下显得分外的柔和洁白，胸前两个白嫩嫩的奶子，就像刚出笼的大馒头一般，澎澎软软的很是好看。咦！

安婶婶怎么没有鸡鸡？怎么那里长了黑黑的一片毛？年仅十岁的他，根本未通男女之事，因此并未产生什么非分之

想，只是单纯的好奇偷看而已。但安大娘曲线优美，婀娜多姿的裸身，却也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安大娘无意中眼角一撇，发现袁承志正在偷看，心中愈发的春意荡漾，她洗浴完毕进入屋中，见小慧安祥沉睡，

而隔壁房的袁承志却两眼圆睁仍未睡着，便过来点起灯，看看袁承志的新衣服是否合身，顺便也和袁承志闲聊两句。

浴后的她，身体飘散出阵阵的幽香，加之和蔼温雅的神态，使得袁承志想起了苦命的母亲，聊着聊着不禁悲从中来，

一伏身竟趴在安大娘怀里啜泣了起来。

安大娘搂着安慰他，但袁承志的头在胸部上拱来拱去，不时磨擦到敏感的乳头，却也使得她方才平复的慾情，

重新燃起；她面泛桃红，体温升高，身躯也微微颤抖了起来。袁承志察觉后，心想：「糟糕！安婶婶大概是着凉生

病了，还发烧呢！」于是问道：「安婶婶，您那里不舒服？要不要我给您揉揉？」。过去他生病时，应松、朱安国

常运功给他搓揉，不一会功夫也就好了，因此他自然而然的就想到，替安大娘揉揉说不定也有同样的效果。

安大娘紧紧搂抱着他，并未回答，只是轻轻的嗯了一声，双腿也夹住他的身体不停的蠕动；袁承志见状心想：

「安婶婶定是得了绞肠沙，肚子痛。」于是便道：「安婶婶，我给您揉揉肚子，一会儿就不痛了。」安大娘幽幽的

叹了口气，松开了手脚，身体也躺卧了下来。

天真无邪的袁承志依据自己过去的经验，将安大娘的裤子拉下，将手掌搓热后，就贴着安大娘的小腹，大力的

磨擦起来。安大娘只觉热乎乎的小手，不断的在下腹抚揉，竟是舒服无比，尤其是小手不经意的碰触到阴户上缘时，

更使她心中悸动，也愈发激起她泛滥的春潮。她不由得低声道：「承志，再下面一些。」

袁承志依言向下方揉搓，接触到软细的阴毛，不免有些碍手碍脚。此时只听安大娘有气无力的道：「承志，揉

下面那条缝缝，里面好难过啊！」袁承志伸手一探，只觉湿漉漉、黏兮兮的，心中不由惊道：「糟糕！安婶婶痛得

尿出来了！可这缝缝又要怎么揉呢？嗯！里面难过，我就将手指伸进去抠一抠吧！」

他顺着湿滑的肉缝，将手指伸入抠挖，只觉内里层层嫩肉吸吮住他的手指，使他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安大娘

这时可真是渐入佳境，袁承志的手掌不断的磨擦到她的阴户，手指也在阴道内抠抠挖挖，她感觉快意迅速的蔓延，

禁不住一边呻吟，一边断断续续的叫道：「承志，再……里……面一点，……再……深一点……快啊！」

袁承志觉得安大娘身体一阵哆嗦后，下体又喷出一股骚水，紧接着就搂抱住他，亲吻他的面颊道：「承志，安

婶婶好舒服，谢谢你啦！……承志，这件事你可别告诉旁人，就是小慧也不能说，你答应安婶婶好不好？」袁承志

虽然年幼，但见她那娇媚神态，也不禁砰然心动，当下立刻答应道：「安婶婶，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

此后安大娘总是趁小慧睡着后，便到袁承志房中要他揉肚子，她衣服越穿越少，几天后，乾脆就赤裸裸的要袁

承志给她搓揉。袁承志不疑有他，心中反倒觉得光着身子搓揉其实方便的多，因此自己也脱光了衣服，免得安大娘

痛得尿尿，弄脏了新衣。几次下来，袁承志已是驾轻就熟，他不但手指伸入缝缝中抠挖，还发觉安大娘的奶奶也不

舒服，经常需要他一并搓揉。

年幼的他，父母早亡，又乏兄弟姐妹，对于男女之事实是一窍不通，如今骤然接触美貌少妇，成熟丰满的裸身，

不禁自然产生愉悦的生理反应；他的鸡鸡开始经常性的翘起，尤其是替安大娘搓揉时，更是坚挺无比，久久不消。

这日他又替安大娘搓揉，安大娘娇柔的说道：「承志，你帮婶婶一个忙好不好？」

「安婶婶，您尽管吩咐，承志一定尽心尽力。」

「承志，安婶婶缝缝里头好不舒服，你的手指又太细太短够不着深处，安婶婶看你的鸡鸡硬起来，比手指长得

多，也粗得多，你可不可以用鸡鸡戳进来，替安婶婶捅一捅？」袁承志听了不禁有些犹豫，他道：「安婶婶，不是

我不肯，只是我这鸡鸡，一天大似一天，我怕一个不小心，捅坏了婶婶！」

安大娘笑着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道：「安婶婶那这么娇嫩？给你一捅就捅坏了？快来吧！婶婶里面难过得紧呢！」

说罢，将嫩白的大腿翘起紧贴身体，好让袁承志容易进来。袁承志见安大娘的胯间肉缝湿漉漉地，两瓣嫩红的肉片

也左右分开，隐约之间可见一小小肉穴，于是便扶住硬梆梆的鸡鸡，向穴里顶了进去。

安大娘这一下可真是久旱逢甘霖，舒服得简直上了天，袁承志的阳具虽未长成，但已是颇具规模，和成人比起

来亦不遑多让，她已四、五年未尝肉味了，如今袁承志这健康活泼的小鸡鸡突地一下捅进来，使她久旷的嫩穴，简

直如醍醐灌顶一般的豁然开朗，一时之间，她全身血脉运行畅旺，销魂快感也迅速的传遍周身。

袁承志男性的本能，使他自然的来回抽插，逐渐的他也领略到异样的舒畅，从所未有的奇妙滋味，由下体直上

全身，他伸手抓住安大娘弹性十足的奶子，揉捏了起来。安大娘此时两眼水汪汪的像要滴出水来，脸颊也红通通的

粉嫩可爱，她鼻端轻皱，眉头紧蹙，小口微张，不停娇喘。袁承志一见她那模样，心中莫名其妙的就生出一种怜爱

的感觉，似乎大他十多岁的安大娘，突然间成为娇柔可爱的小妹妹，只有自己，才能带给她幸福快乐。

高潮过后，安大娘紧拥着袁承志，热情的亲吻他，袁承志吸吮着安大娘软滑的香舌，心中不由想到：「安婶婶

的舌头，又香、又软、又滑，简直比冰糖银耳还要好吃。」

他尚未长成，无精可射，因此阳具仍是坚挺不拔，硬梆梆的塞在安大娘的嫩穴之内；不一会功夫，安大娘满脸

妩媚，温柔的要袁承志仰躺下来，自己跨骑在袁承志身上，又开始摇摆晃动了起来。

袁承志感到奇怪，暗想：「安婶婶也不知是什么毛病？怎么刚好一会，却又发作起来？看样子还很难根治呢！」

安大娘自和袁承志发生亲密关系后，心态上也产生微妙的变化，袁承志虽年幼无知，但她既将清白身子交给了

他，潜意识里已将袁承志视为小丈夫一般，因此自然而然的也想让袁承志，享受到同样的快乐滋味。这天袁承志又

要替她揉肚子，她温婉的道：「承志，每次都是你帮婶婶揉，真是辛苦你啦！今个，换婶婶替你揉揉吧！」

安大娘棉软的双手，在袁承志赤裸的身躯上来回抚摸，使袁承志感受到无比的舒适与刺激，也使他内心产生一

种原始的渴望，他自己也说不出渴望些什么，只好在安大娘柔嫩光滑的裸身上，又揉、又搓、又摸、又捏的，以发

泄他童稚的慾情。突然酥麻搔痒的舒畅感，席卷了他的下身；安大娘竟然将他的鸡鸡含入那温暖湿滑的口腔中，唆

舔了起来！瞬间，鸡鸡迅速膨胀起来，有如一根半大不小的香肠。

安大娘只见袁承志眼中，突地放出异样的神采，使得袁承志看起来完全不像仅有十岁的无知少年；在那种目光

下，安大娘不由自主的感到一阵娇羞，身体也软棉棉的躺卧下来。袁承志像是忽然由男孩，变成为男人；他挺着那

雄纠纠、气昂昂、滑溜溜、光秃秃，仅有十岁的肉棒，扛起安大娘白嫩光滑的大腿，噗吱一声，就彻彻底底的占有

了丰满、成熟、美貌、娇嫩的二十五岁少妇安大娘二青年袁承志红娘子 1

袁承志闭目沉思，《金蛇秘笈》中种种武功秘奥，有如一道澄澈的小溪，缓缓在心中流过，清可见底，更无半

分渣滓。只是这些武功似乎过份繁复，花巧太多，想来那是金蛇郎君的天性使然，喜在平易处弄得峰回路转，使人

眼花撩乱。

他经此一晚苦思，不但通解了金蛇郎君的遗法，而对师父及木桑道人所授诸般上乘武功，也有更深一层体会。

他神功既成，顿感无聊，突然想到金蛇秘笈后段，载有一篇《御女密要》，当初他觉得下流淫秽，因此略过未读，

如今没事，不妨取来瞧瞧。

他一看之下脸红心跳，只觉其中所载之事，简直匪夷所思，从所未闻；欲罢不能之下，他前前后后，翻来复去

竟然一连看了四、五遍。书中详尽说明了女人的生理构造及动情征兆。对于如何挑逗女子情慾，引发女子春心，更

是有专章特别说明。此外在《利其器》章节中，更有具体法门，指导如何运气凝聚于阳具，以使阳具火热粗大。

袁承志兴致勃勃依法试练了起来，由于有深厚的内功基础，因此片刻之间，已是运用随心。他依据《大阳诀》，

坚、迅、猛三个阶段试练；当用坚字诀时，阳具较平日胀大约三分之一，用迅字诀则胀大一半，如用猛字诀，更是

足足胀大一倍有余。

他又试着用不同的功劲，当用《鼓》劲时，龟头由原本较鸡蛋略小，鼓胀成鸭蛋般巨大；并且缩胀之间，就像

心脏跳动一般，不稍停息。当用《旋》劲时，整根阳具竟如灵蛇一般的扭动旋转起来，袁承志吓了一跳，心想：「

此虽旁门左道，却亦神妙如斯，当好好习练，方不负前人一片苦心。」

他想起幼时与安大娘的私密往事，不由得慾火满腔，他赶紧依据定心法门，调匀体内真气，果然片刻之间，便

心平气和慾火全消，当下不禁对《御女密要》之神奇，更添信心。此时离师父要他下山日期，已足足晚了两个多月，

于是收拾了行曩，挥别哑巴，便下山寻找师父。他十岁上山习艺，尚是个年幼孩童；如今艺成下山，已成长为二十

岁的翩翩青年。

袁承志到了闯王军中，得知师父已去江南，便禀报闯王欲去寻访师父后，再行效力；闯王也不勉强，命制将军

李岩接待，又送了五十两银子作路费，袁承志谢过受了。那李岩虽是闯军中带兵的将官，但身穿书生服色，谈吐儒

雅。李岩对袁崇焕向来敬仰，听说袁督师的公子到来，相待尽礼，接入营中，请夫人红娘子出见。

那红娘子武功高强，面貌娟秀，英风爽朗，豪迈不让须眉。三人言谈投机，当真是一见如故。袁承志除武功一

道之外，见识甚浅。李岩和红娘子跟他纵谈天下大势，袁承志当真是茅塞顿开。

是夜营中一阵慌乱，相询之下，竟是红娘子夜探敌营失手被擒；袁承志自告奋勇欲往营救，李岩知其武功高强，

便也应其所请。袁承志潜入敌军大营，见一大帐四周戒备森严，帐内隐隐透出灯光。他闪过巡逻敌兵，跃至帐顶，

由接缝处向里窥探。

只见红娘子昏迷不醒，呈大字型地被绑在两柱之间，帐内仅有三人，坐在一旁聊天，其中一名虯髯大汉竟然身

着闯军服饰。此时，那大汉向一旁身着内庭侍卫服装、年约四十多岁的英俊男士道：「安大人，怎么样？我刘宗敏

的妙计不错吧？这回安大人立了大功，该当如何谢我？」。

安大人嘿嘿一笑道：「刘将军在李自成那儿，要什么没有？咱们就按约定，刘将军先玩了这娘们，我再将她解

往京城；到时候圣上一欢喜，自然少不了将军的赏赐。」那刘宗敏听罢哈哈大笑道：「既然如此，安大人、王将军

还不回避，难道等着看兄弟好戏？」。安大人笑道：「岂敢！岂敢！」起身拉着那王将军，笑着走出了军帐。

这刘宗敏与李岩同为闯王手下大将，但两人一向不合。他深知欲扳倒李岩，必先要除掉红娘子，因此私下和官

方密谋，设计将其擒获。他平日原本就觊觎红娘子美色，但一方面碍于李岩势大，另一方面红娘子又功夫高强，是

故始终无法如愿。如今勾结明军擒住红娘子，既可削弱李岩势力，又可趁机玷污她清白的身体，一举两得，真是何

乐而不为？

此时红娘子身躯抖动，醒了过来。她睁眼看见刘宗敏，不禁破口大骂：「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牲！闯王对你何等

信任，你却勾结官兵设计老娘！你这无耻的败类，一定不得好死！」。刘宗敏淫笑道：「你这会凶得紧，待会可别

浪得要命。嘿嘿！你吃了本将军的销魂散，难道骚穴不痒？不想男人？」

红娘子听他一说，心中更是大怒，骂得也更加厉害。但下体酥酥痒痒的渐形潮湿，心中也兴起一股强烈的渴望，

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她知道这是淫药效力发作，自己难免遭受玷辱，不禁怒不可遏，更是痛骂不停。刘宗敏充耳不

闻，走上前去将她的裤子扯了下来，淫笑道：「现在你嘴巴倒厉害的很，不过待一会，本将军将丈八长矛捅进你那

小骚穴里，倒要看看你下面的小嘴，是不是也同样的厉害？」

红娘子浑圆丰盈的双腿显得无比的嫩白光滑，强劲有力。过去冲锋杀敌时，她双腿夹马，手不扶缰的英姿，早

已深映刘宗敏脑海；那时他就常想：「这娘们大腿如此有劲，若是在床上让她夹上一夹，那可不是美死啦？」。此

刻红娘子的下身完全裸露，双腿呈大字型开展，那乌黑柔细的阴毛，已无法遮掩住她娇嫩的阴户；刘宗敏看得血脉

贲张，口水直流。

他朝前一跪，环抱着那嫩白的大腿，上上下下的抚摸了起来；长着乱糟糟胡须的大嘴，也凑上那娇嫩的阴户，

又刷、又吻、又唆、又舔的猥亵了起来。帐顶的袁承志看得怒气填膺，但急切之间却也无计可施。那军帐系以上好

牛皮缝制而成，其中并辅以铁线麻绳，实无法破顶而入。且四周戒备军士、兵丁起码有近千人，除非能趁虚由帐门

潜入，否则根本无法适时营救。

红娘子药力发作，手脚又被紧缚之下，遭刘宗敏一阵轻薄，不禁情慾骤起，春潮勃发。她虽说成亲已近十年，

但南征北讨，争战连连，实在无暇享受闺房之乐；因此年已三十的她，在战场上虽然英勇，但在男女之事上，却异

常的稚嫩。像刘宗敏以口舌舔唆下体之举，她不但从未尝试，更是闻所未闻。

湿滑又软硬兼备的灵巧舌头，在她敏感的下体，百无禁忌的舔吮挑逗，使得她整个身躯不停的颤抖，内心的肉

慾幻想，也被彻底的激发出来，她无法抑制的发出了呻吟，湿漉漉的阴户也充血微开，自然的作好了交合的准备。

慾火沸腾的刘宗敏，突地起身，疯狂的扯下了红娘子身上的衣衫，两个白嫩嫩的大奶，「砰」的一下，便充满

弹性的蹦了出来。他两眼尽赤，面目狰狞，抓住两个奶子便大力的搓揉了起来。一会，他迅快的褪下衣裤，握着他

勃起丑陋的肉棒，准备彻彻底底的攻占，女中豪杰红娘子那软滑、温暖、成熟、隐密的鲜嫩肉穴。

粗大坚硬的肉棒，在红娘子湿润的腿裆间左冲右突，好几次均直接撞击到，那香软嫩滑的阴户，并差一点戳了

进去；但由于红娘子手脚被缚，身体直立，且肉棒巨大，嫩穴紧小，因此虽已划开两片阴唇，却始终难以正式进入

禁区。

刘宗敏简直急疯了，他一伏身便去解红娘子脚上的绳索，绳索一开，红娘子嫩滑有力的双腿，立刻迅速的举起，

紧紧夹住刘宗敏的腰部，丰满浑圆的臀部也上下挺耸，意图将粗大的肉棒，纳入空虚的小穴。红娘子在春药的控制

下，此时已表现的像一个饥渴、风骚的淫荡妇人。

说时迟，那时快，肉棒已正对着鲜嫩的花蕾，正待长驱直入一举突破。刘宗敏的后颈一麻，已被捏住后拽，他

巨大的龟头刚才进入肉缝之中，只差寸许即将成功，却硬生生的被拉了出来，他还来不及反应，已是穴道被点，给

甩了出去。

袁承志飞快的解开红娘子手上绳索，并脱下长袍给她蔽体，谁知红娘子春情发作，理智已荡然无存，竟然一把

搂住他，就亲吻他的嘴唇。袁承志无奈之下，只得封住她的穴道，将她背着，伺机潜逃。

此时在军帐附近的安大人察觉有异，走近查看，袁承志迫不得已，只有冒险突围。他施展绝顶轻功飞跃而出，

一溜烟就冲出了敌军大营。但警讯已传，四面八方均是来往巡逻的士兵，他又背负着淫慾勃发的红娘子，一时之间

想要脱困，实是势所难能。他灵机一动，心想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趁隙溜进当地守备使的宅院，果然宅外兵丁来

往频繁，宅内却并无巡逻士兵。

守备使宅第颇大，庭院深深，后院尤其僻静，闲置空屋也多。袁承志观察良久，选定一间无人居住的客房，便

潜入其内，将红娘子放置床上。皎洁的月光穿窗而入，照在红娘子娟秀的面庞，袁成志见她面色通红，呼吸急促，

虽然穴道被点，身躯仍不时颤动；他突然想到《御女密要》中曾记载，中了烈性春药，如不及时交合，当血脉崩裂

而亡。他心中暗叫不妙，一时之间天人交战，实是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红娘子喉间发出痛苦的呻吟，身体也激烈的颤栗，袁承志见情况不妙，赶紧解开她的穴道。红娘子几乎立

即弹跳起来，并势若疯虎的扑向袁承志，袁承志心意已决，当即亮出肉棒，任其品尝。红娘子跨骑在袁承志身上，

疯狂的挺耸研磨，那白嫩嫩的屁股就像磨盘一般，快速旋转扭动，撞击着袁承志的下腹。

袁承志眼中晃动的是红娘子硕大白嫩的丰乳，置放穴内的阳具又被一股强劲的力道吸吮，他心中不由一荡，险

些精关不固。一惊之下，他赶紧依照《御女密要》之要领静心提气，瞬间，他立刻神清气爽，竟似个局外人一般。

此时虽然红娘子仍是媚态横生，臀波乳浪纷飞，但已无法撼动他强固的心防。

二青年袁承志红娘子 2

红娘子纵情放浪，大小高潮不断，其中欲仙欲死堪称绝顶的计有三次，袁承志一面观察红娘子各种反应表情的

变化，一面对照《御女密要》中之论述自我试练。他发现男女欢好亦如高手过招，战阵对垒一般，实是变化无穷，

深具奥妙。

慾火得到疏解，药力已行发散，红娘子恢复了清明理智，她趴伏在袁承志身上，一动也不敢动，也不知道要如

何打破这尴尬的局面。

此时袁承志诚恳的道：「大嫂，真是对不住，我为了消解大嫂身中之淫毒，不得已坏了大嫂的清白，希望大嫂

宽心谅解。」

红娘子一听，他将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不觉感激万分，她娇羞愧怯的低声道：「袁兄弟，不要说了，我心里

有数，这怎么能怪你呢？」

袁承志粗壮火热的阳具仍硬梆梆的置于红娘子体内，两人都觉得相当舒服，因此都没想到要将他抽出来。

袁承志已将真气散去，生理机能恢复正常，此时再目睹红娘子赤裸嫩白的身体，立即使他产生强烈的需求，他

的阳具在穴内不安份的颤动起来。

红娘子和他犹是合体，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见袁承志眼放异采，显然已是情动慾起，当下她含羞带怯的

轻声道：「袁兄弟，我的命是你救的，你……如果想……要，嫂嫂……愿意……给你……」

她话声越来越低，到后来几乎声不可闻，但袁承志听在耳中，却有如惊雷一般。

他尚在天人交战，红娘子已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具体诚意，她温柔的亲吻袁承志，软滑的香舌也伸进了袁承志

口中，袁承志终于顺应男性的本能，首度展现了无比的雄风。

此番情境大不相同，方才红娘子受淫药驱使，神智模糊不清；袁承志运气镇摄心神，意在救人；因此二人虽有

肉慾之实，却乏性灵之美。

而此刻二人均神智清醒，且系于肌肤相亲，身体密接之情况下，自然萌发出的情慾之火，此正暗合易经《泽山

咸》的卦象\_\_\_\_\_\_\_ 爱苗滋长，萌芽出土。

袁承志翻身而起，居于上位；红娘子含羞仰卧，怯情于下。

下方的是雪白粉嫩凝肤脂，其中暗藏风流穴；上面的是丈八长矛高高举，年少英挺好儿郎。

二人此时下体已然分开，红娘子顿觉无比空虚，她啊的轻呼了一声，似乎对于阳具的撤出，感到遗憾与怅惘；

她晕红满颊，目光满含哀怨期待，迷离恍惚的望着袁承志。

袁承志此时运起《迅》字诀，阳具立刻增大二分之一，他谨守《御女密要》之警语，不急、不浮、不燥；是故

先静静的欣赏，红娘子丰美的裸身，以诱发自我潜藏的生命之火。

红娘子的肌肤，光洁、润滑、白皙；并具有练武女子所特有的柔纫弹性；胸前双乳，硕大、嫩白，弹性十足，

高高耸起；乳晕粉红，乳头深紫，色泽对比，协调和谐。双腿修长浑圆，比例匀称；肌理细致，触手软滑。胯间妙

处，芳草凄凄，红唇两片，隐含玄机。

袁承志看得动情，心火已聚，于是抬起红娘子的大腿，缓缓将阳具插入湿滑的穴中。

红娘子只觉肉棒火热粗大，远胜方才，一时之间心生恐惧，慌忙以手推拒；但手触袁承志胸膛尚未使力，肉棒

已经尽根而入，直顶子宫。充实畅快的极度娱悦，立即由下体贯穿全身，她原本欲行推拒的双手，已自动的转为环

抱，她紧紧的依偎在袁承志的胸膛，享受着锥心蚀骨的快乐滋味。

两人紧拥，吻嘴吸舌，均感意乱情迷。

袁承志潜运《鼓》劲，龟头立时一胀一缩，在穴内撩拨。

由于龟头直抵子宫口，收缩幅度又大；一会像个鸽蛋，一会又像个鸭蛋，收缩之间竟侵入子宫，连带使子宫也

跟着收缩起来。红娘子只觉有说不出的酣美畅快，就像怀胎孕育新生命一般，激发她原始的母性光辉。她只觉怀中

的袁承志，才是她最亲爱的人，此刻，就是夫婿李岩也及不上他！

袁承志改运《旋》劲，阳具立刻在穴内扭动旋转了起来，红娘子顿时如疯了一般；她嫩白丰满的胴体，不停的

扭曲摆动，口中也急促的娇呼浪叫；她舒服得实在受不了，一张嘴竟狠狠的咬住袁承志的肩膀不放，当鲜血由她口

角滴落时，她颤抖不已，但仍希斯底里的不肯松口。

极度的欢愉引发她原始的兽性，她就像艳丽的吸血鬼一般，贪婪的将流出的鲜血，尽数的吸吮咽下。

激情之后的红娘子，满怀羞愧的道：「承志，对不住！我实在是太……那个了，忘情之下咬了你，你……你…

…痛不痛？」

袁承志笑道：「一点皮肉之伤，不碍事的。嫂嫂舒服就好了。」

红娘子一听真是羞死了，她嗫嗫诺诺的道：「承志，你舒不舒服？怎么你都没有……那个？」

袁承志知道她的意思，因此道：「嫂嫂，我是不能将精水放进去的，否则怀孕，岂不是害了嫂嫂？」

红娘子闻言真是又窝心，又感激。她认真的问道：「你都没有……那个，会不会很难过？要不要嫂嫂帮你？」

袁承志笑道：「时候不早了，我们想办法回去吧！」

红娘子见他答非所问，不禁固执的道：「承志，你是不是有过许多女人？你是嫌嫂嫂又老又丑才不要我帮忙？

是不是？」

袁承志忙道：「那有这回事，嫂嫂年轻貌美，想都想不到，我怎么会不识好歹？况且……况且……」

红娘子见他况且了半天，也没况出个结果，不禁急急追问。

袁承志从不说谎，被她逼急了只得实话实说，他满脸通红的道：「我是说，况且嫂嫂那儿，软软、紧紧、湿湿、

滑滑，我的……那个在里面，也一样舒服的紧……」

红娘子闻言喜不自胜，又问道：「你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我是第几个？」她女人的天性发作，不免生出妒嫉比

较的心理。

袁承志那知道女人脑子里复杂的很？他只是单纯的想到：「安大娘不知算不算？嗯！那时自己只有十岁，尚未

长成，应该不算。」

当下便答道：「我没有过女人，嫂嫂是第一个。」

红娘子一听，简直是心花怒放，自己竟然是他第一个女人。那种胜利独占的感觉实在美好，一时之间，她全身

轻飘飘的，就好像陷入棉花堆里，软棉棉、晕陶陶，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欢喜、安慰。

她爱怜之情大起，竟连称呼也改了，她道：「承志，姐姐是你第一个女人，心里真是欢喜；可姐姐也不能只顾

自己舒服，让你难过。承志，让姐姐也来疼疼你，好吗？」

她温柔的亲吻袁承志，双手也充满爱意的，在袁承志的身体上抚摸了起来。袁承志给她弄得慾火熊熊，不由得

也在她柔滑的身体上来回搓揉。

一会，红娘子调转身子，兜起那沈甸甸的子孙袋，轻巧的搔摸；小嘴也含住那犹未射精，坚挺火热的男根，上

下套弄了起来。

袁承志虽然身怀异术，但终究是成人后，第一次接触女体，何况红娘子又是如此丰满动人。他适才运功提气，

强忍不泄，其实已憋的难过，此时红娘子百般温柔，曲意承欢，怎不叫他动情？

红娘子嫩白丰耸的臀部，紧贴在眼前晃动，他不想再运功强忍，于是将头一仰，抱住红娘子的屁股，就朝着那

湿漉漉的阴户舔了下去。

两人在口舌的刺激下，慾火又形炽烈，袁承志爬起身，扶住红娘子的孅腰，「噗吱」一声，就由后方进入红娘

子体内。

他扭腰摆臀大力的抽插起来，并暗使《猛》字诀，阳具于抽插之际，平空大了一倍，插得红娘子唉唉直叫，也

不知到底是舒服还是痛苦。

一会功夫，红娘子不叫了，只有细微断断续续的，咿咿呀呀声，像是说话，又像叹气，若有似无的钻入耳际，

感觉上无比的淫糜荡人。

袁承志又抽动了百余下，突觉尾椎一酥，全身快感齐聚阳具之上，他连连抽搐，滚烫的阳精狂喷而出，尽数进

入红娘子的嫩穴深处。

红娘子趴伏在床，双手紧抓被单，屁股高高翘起，全身不停颤抖，舒服的竟不知今夕何夕，天上亦或人间。

事毕，红娘子慵懒娇媚的道：「承志，你不是说，怕姐姐怀孕？怎么又射进姐姐那里？还射的那么多，姐姐肚

子都好像胀起来了。」

袁承志一边双手在她腰际搓揉，一边对她道：「姐姐放心，小弟练有密技，只要在姐姐穴道上运功搓揉，不但

不会怀孕，姐姐还会愈加娇艳呢！……」

回到李岩军中，二人尽述刘宗敏设计陷害详情，及脱险经过，至于颠銮倒凤那一段，自是略过不提。

李岩欣慰之余，亦有隐忧；他叹了口气，说道：「那刘宗敏在闯王面前，宠信并不在我之下，如若禀报闯王，

恐生他变。时下只有暂且隐忍，日后再作打算吧！」

李自成大军即将开拔，袁承志亦欲往江南寻师，当下拜谢李岩夫妇，依依作别，二人直送了数十里，方怅然而

归。

四青年袁承志温仪

袁承志大破五行阵，点倒温氏四老，温方达迫于无奈，只得答应黄真开出的条件。黄真笑道：「大老板做生意

真是够爽快，一点也不讨价还价。下次再有生意，要请你时时光顾。」温方达受他奚落了半天，一言不发，拂抽入

内。袁承志心中虽想，石梁派现下有求于己，决不敢为难温仪青青母女；但到底不太放心，因此晚间又潜入温家一

探究竟。

温家经此一役，胆战心惊，对于温仪母女更是视若寇雠。温仪耽心青青年少气盛，又惹事端；于是沐浴过后，

便至青青卧房，欲待与她同睡，顺便也商量一下，往后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谁知青青不在屋内，温仪心中七上八下，

只得坐在那等候。

这十多年来，她在温家简直度日如年，除了五位爷爷还自持身份，维持表面上的礼数外，其余兄弟子侄辈，根

本就不将她视为自家人。尤有甚者，有几个堂兄弟、堂侄，还欺她不会武功，觊觎她的美色，经常作出一些无礼的

举动。对这些几近乱伦之举，他们还美其名说什么「肥水不落外人田」。要不是为了青青，她真想一死百了，也免

得遭受这无穷无尽的屈辱。

「砰」的一声，温正推门闯了进来，他见青青不在，温仪却坐在床边，不禁愣了一会。他无礼的问道：「你怎

么在这儿？青青呢？」温仪受惯了气，也无所谓，当下低声答道：「我也刚来一会，没看见青青。」温正一听，脸

上露出气愤难平的模样，恨恨道：「哼！青青那浪蹄子，吃里扒外看上姓袁的那小子，枉费我对她一片苦心。这会

她一定是不顾廉耻，又跑出去偷会姓袁的那小子去啦！」

他边说边皱起鼻子猛嗅，既而淫秽的说道：「嗯！好香，是不是刚洗过澡？哼！我看你们母女都一个样，骚得

紧。既然我得不到青青，嘿嘿！退而求其次，你让我玩玩也算意思到了！」说罢便伸手抓向温仪。温仪厉声道：「

住手！你还是不是人？我是你姑姑啊！你怎么能作这样的丑事？」。温正欺她不会武功，三把两把就扯下她的上衣，

她那娇娇嫩嫩，盈盈一握的奶子，砰的一颤，就蹦了出来。

温仪见他竟然真的动手，不由惊惧害怕，她呜咽的道：「正儿，凭你的相貌武功，不愁找不到好媳妇，我又老

又丑，又是你姑姑，你就放过我吧！」温正阴阴的道：「我老实告诉你，爷爷们已经决定要处置你们母女，我看你

就行行好，死前让侄儿爽快爽快吧！哼！我从十几岁大，就偷看你洗澡，嘿嘿！你哪里白，哪里嫩，我清清楚楚。

什么又老又丑？我看你上了床，只怕比青青那浪蹄子还要来劲！」

温仪吓得萎缩蜷曲的往床里墙边靠，温正边脱衣边向她逼近，此时温南阳匆匆而至，进入房内。温仪欣慰的叫

道：「南阳哥！你来得可好，正儿他要对我无礼！」温南阳向温正使个眼色，一把拉住温仪，迅雷不及掩耳的将她

下身的裤子也扯了下来。

温仪惊呼：「南阳哥！你怎么……」她话还没说完，已被点了穴道，瘫软在床。

温仪赤裸的身体，娇柔美艳。两个白嫩嫩的奶子，大小适中，柔软滑腻；周身肌肤，白净细洁，吹弹得破；修

长双腿，纤细匀称，瘦不露骨；妙处芳草，淡雅适中，恰可遮羞。二人看得慾火如焚，不一会功夫就脱得赤条条的。

温正抢着要上，温南阳一把拽住他道：「没大没小！等七叔先乐了，你再上吧！」温正慾火炽烈，哪里肯让，

一时之间，两人竟闹得要翻脸。温南阳见不是办法，便道：「咱们也甭争了，就比比家伙吧！」。当下两人将翘起

的阳具捧在手上，一较长短。

温正长了些，也粗了些，不禁得意的说道：「七叔，对不住，侄儿可要占先了！」温南阳眼一翻道：「亏你长

这么大，怎么这般道理都不懂？当然是细的短的先来，要不然，让你捅松了，我他妈的还弄个屁啊？」

袁承志来到青青屋外，忽听屋内有低低的啜泣声，紧接着又是一阵男子的淫笑声。他大吃一惊，慌忙向里窥看，

只见青青之母温仪全身衣裤均被撕碎扯下，露出雪白的身体，她软软的躺卧床上，双目圆睁，无法动弹，显然被点

了穴道。

一旁的温南阳、温正二人则已脱的赤条条的，正准备施行强暴。袁承志怒不可遏，穿窗而入。二人正为谁先谁

后，争的不可开交，根本毫无警觉。因此尚未看清来人，已被击昏倒地。

袁承志解开温仪的穴道，又取了件衣服给她披上，说道：「伯母，此处不可久留，小侄带你回我居处暂避一宿。

青青呢？」温仪面容惨淡，神情恍惚的摇摇头，不发一语。袁承志见状只得将她背起，迳往庄外行去。他一路上窜

高跃低，竟不见一个人影，心中不觉诧异。他停下细看，不觉暗叫一声糟糕，黑夜中狂奔疾走，竟然迷了路。

此时突感脚下一软，身体直直落下，竟掉入深深的洞穴。他大吃一惊，慌忙提气轻身，但黑暗当中实是分不清

东西南北，砰的一声，跌落实地，他紧搂温仪滚了两滚，好在他功夫高强，两人均未受伤。洞穴之内伸手不见五指，

袁承志一时之间，也不敢随意走动，只得静坐，等待天亮。

温仪这些年来，精神本就不好，如今连番遭受刺激，更是形同崩溃。她紧紧搂着袁承志不肯放手，口中不停的

叫道：「雪宜，不要离开我！雪宜，不要离开我！」声调哀怨缠绵，袁承志听了也不禁心头恻然。他欲待推拒，但

温仪死命的缠着他，口中又呢呢喃喃的哀怨倾诉，十余年来的相思苦恼。袁承志听在耳中，就像被催眠一般，竟觉

得自己彷佛真的变成了金蛇郎君夏雪宜。

温仪只觉心爱情郎重回身旁，倾诉紧拥之下不禁情动，她捧着情郎的面颊，香唇一凑，就吻了上去。情郎似欲

推拒，她不由伤心欲绝的道：「雪宜！你难道变心了？我是温仪啊！」她依偎在情郎怀中啜泣了会，再次仰头亲吻，

情郎不再回避，默默温柔接纳，灵巧的舌头也渡了过来。十多年的相思一旦获得疏解，她顾不得羞耻，主动的褪下

衣衫，要将赤裸的身躯完全奉献给，朝思暮想的情郎。

此时突地卷起一股阴风，洞穴之内忽然飘荡起几缕碧绿的鬼火，袁承志激拎拎的打了个冷战，神智似乎模糊了

起来。温仪赤裸的身体在绿光照耀下，现出一股妖艳的蛊惑美感，她柔情万千的替袁承志褪去衣裤，既而趴伏在他

赤裸的身体上。袁承志只觉温仪全身柔若无骨，棉棉软软，紧贴在身上真是说不出的舒服。他下体不由自主的就翘

了起来，并且自动的就往温仪软滑的嫩穴，凑了过去。

袁承志只觉似有异物侵入体内，但又无法确知异物究竟为何？他明知温仪是青青之母，而青青又对自己恋恋深

情，但却莫名其妙的对温仪赤裸的身体，起了超乎寻常的慾望。他的身体似乎已脱离意志的控制，自我行动了起来。

他的双手在温仪嫩滑的身躯上，不停的游移，手上传来的柔软触感，更强化了他的慾望。

温仪的心情似乎回到了十八年前，那时夏雪宜和她情愫深植，心心相印。两人不顾一切的欢好合体，就在那一

天，有了青青。如今，那种感觉又来了，情郎搓揉着她保持了十八年的清白身躯，唤醒她沈睡已久的慾念，她觉得

全身上下，都好舒服、好舒服。她探触情郎的下体，就像十八年前一样，她再次惊讶于他的粗壮硕大。

袁承志糊涂了，他明明没有运功提气，使用《御女密要》所载功诀，但阳具却展现出使用功诀时的极致。那儿

不但整整大了一倍，并且还不停鼓胀，如灵蛇一般的扭曲旋转。

温仪将湿润的阴户凑了上来，阳具竟熟门熟路毫无阻碍，顺畅的扭了进去。一时之间，温仪只感万般空虚全消，

一柱擎天真好；袁承志则是鲜嫩肉璧缠绕，穴内小嘴轻咬；两人均觉销魂蚀骨，忘却了一切烦恼。

温仪看似纤弱的身躯，此时像是注入无穷的活力，她双手一撑，坐了起来，紧接着扭腰摆臀，就耸动了起来。

她的动作轻柔曼妙，有如凌波仙子翩翩起舞，华雅妍丽；她的下体虽然娇嫩，却能吞噬巨大男根，而尽其欢娱。

袁承志只觉一波波的快感，连续不断的袭来，他顺其自然的享受那销魂的滋味，不一会功夫，精液就如火山爆

发的岩浆一般，狂喷而出。此时，温仪伏下身子，送上了香唇。热烈的亲吻，延续了高潮的余韵，两人悠悠荡荡，

不知不觉，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袁承志突然惊醒，只见一缕天光透顶而入，他慌忙整装，并替熟睡中的温仪也穿上衣裳。昨夜的激情缠绵，疑

幻似真，充满诡异，不禁使他怀疑，是否金蛇郎君夏雪宜确实附身，并藉自己和温仪了却前世相思？

脱困之后，温仪拒绝和袁承志返回居处，坚持要回温家找寻青青。她神情平和的道：「袁公子，你不用为我耽

心。雪宜昨晚告诉我了，我们就要永远在一起了。雪宜很高兴有你这个传人，他要我代他，谢谢你。」

说罢，施施而去，再不回头。袁承志望着她的背影，百感交集，恍然如梦，一时之间竟是痴了；呆立良久，方

才怅然归去。

五青年袁承志洋女若克琳 1

两个外国军官叽哩咕噜地说了一会话，出去陪着一个西洋女子进来。这女子年纪甚轻，身量颇高，像貌极美，

众人也估不定她有多大年纪，料想是二十岁左右。只见她发色金黄，肌肤雪白，眼珠却是碧绿颜色；她穿着件鹅黄

色的无袖上衣，嫩白浑圆的臂膀，整个裸露在外，伸手揎臂之际，腋下金黄色的腋毛清晰可见。她项链、手镯、耳

环，无一不备，全身珠光宝气，香风阵阵，在灯光下实是明艳照人。

这西洋女子名叫若克琳，此次要赴天津搭乘海船回归本国。彼得是她父亲的部属，与若克琳相爱已久。雷蒙官

阶较高，自负风流，想横刀夺爱，因此逮到机会便挑逗撩拨若克琳。彼得看在眼中，心生不满，但碍于他是长官，

也只得忍气吞声。

袁承志从来没有见过外国女子，不免多看了几眼，青青醋劲发作很不高兴。当晚便潜至若克琳屋外，想要伺机

作弄，给她难看。屋内传来叽哩咕噜的说话声音，青青一句也听不懂，她沾湿纸窗，弄了个小孔，向里窥视。只见

雷蒙和若克琳在那聊天，若克琳咯咯直笑，状极欢愉，想是雷蒙说了个西洋笑话，逗得她开心。

一会雷蒙突地上前，搂抱若克琳，若克琳叽哩咕噜的不知说了些什么，但看她那模样似乎是要雷蒙放手。雷蒙

不理她，进而将手伸入裙里，摸了起来。若克琳死命挣扎，并尖声惊叫，但雷蒙变本加厉的将她推倒床上，并试图

脱下她的衣衫。两人纠缠一会，雷蒙吻上了若克琳，手也在若克琳腿裆部位搓揉，忽然若克琳不再反抗，反而搂抱

着雷蒙哼唧了起来。

青青看得面红耳赤，但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洋女人先是挣扎反抗，而后又哼哼唧唧，一副舒服要命的模样呢？

此时若克琳的长裙已被撩起，露出雪白的大腿，青青定睛一看，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这若克琳竟然没穿小衣，下体

赤裸裸的显露出来，那金黄色的阴毛，看起来湿漉漉地，实是淫秽异常。突然彼得破门而入，拽开雷蒙，二人扭打

了起来。青青见状，悄悄回房，心中兀自情慾翻腾，久久无法平复。

袁承志见青青欲言又止，一副羞人答答的模样，便道：「青弟，你不想讲，我可要回去了。」青青急了，拉着

他不放，满脸通红的将适才所见，说给袁承志听。袁承志听罢莞尔一笑道：「你几时有了这种癖好？喜欢偷窥他人

亲热。」青青羞得无地自容，但过了会不禁又好奇的问道：「大哥，为什么那西洋女子，给那男的一摸那儿，就哼

哼唧唧的不反抗了？」

袁承志研习《御女密要》，又经历了安大娘、红娘子、温仪等不同的女子，对于此道已是颇有心得。他情感上

对青青绝对忠实，但于肉慾上却能因地制宜，不过度拘泥于礼教的束缚，这种灵慾分离的先进态度，实已接近现代

的观念与水准。

他禀赋忠厚，个性随和，但于大节上却决不含糊。他知道青青对自己一往情深，又是纯洁处子，因此始终是相

待以礼，未曾逾越。此刻见青青情慾盎然的模样，不禁笑道：「你不用想那么多，等我俩成亲，你自然就知道了。」

说罢走了出去。

青青听袁承志如此说，显然已认定自己为他终生伴侣，心中不由雀跃欢喜。但一想到方才目睹情境，仍不免心

猿意马，她不自觉的探抚下阴，触手之下，湿湿潮潮的，春水竟已浸透了裤裆。

这日雷蒙、彼得公事繁忙，若克琳便要翻译钱通四陪她到处逛逛，两人所到之处，无不引人侧目，造成轰动。

若克琳美好的身段、暴露的穿着，更吸引了一干登徒子尾随其后。两人行至一处古庙，只见林木苍苍，杳无人迹，

而尾随已久的四名大汉却仍紧紧跟随。钱通四觉得不妥，要若克琳早点回去，若克琳游兴方炽，哪肯就走。此时四

人突然窜上，将两人架进古庙。

四人要钱通四传话，叫若克琳脱光衣服，免得扯破了可惜。若克琳原本惊慌失措，但听说四人要她脱衣后，不

禁心情放松，笑了起来；她叽哩咕噜的说了些话，要钱通四翻译。钱通四结结巴巴的道：「各位好汉，洋姑娘说，

你们想要和她作爱，她也很高兴，但是她要先看看各位的本钱够不够。」

四人一听面面相观，半晌才由一个麻脸汉子代表发言，他道：「他奶奶的！这作爱是啥玩意？还要本钱？」钱

通四心想对粗人必须说粗话，但这作爱该如何翻译，却也大伤脑筋。于是说道：「洋姑娘说，你们要就，不过要先

看看大小。」

四人一听也觉好笑，当下将钱通四绑在柱上，便开始脱裤。若克琳知道四人只是劫色，倒并不怎么害怕。她心

想：这东方男人那儿，不知和自己同胞可有两样？于是便大大方方的就脱了个精光，准备尝试一下异国风味。四人

加上个钱通四，合共五人顿时都傻了眼，这洋美人可真是让他们大开了眼界。

只见她一身肌肤真是像雪一样的白，两个奶子又大又挺，那奶头像似粉红色的花生米，颤巍巍的镶嵌在嫩白的

大奶上。再往下看，那妙处微微隆起，长满金毛，鲜嫩樱红的肉缝湿漉漉地，像要滴出水来一般。那两条修长浑圆

的玉腿，白里透红粉嫩粉嫩的。耸翘硕大的臀部，更是丰盈无瑕，柔软无比。

这若克琳还怕他们看不清楚，前后左右转动身体，一会弯腰，一会挺胸，一会耸臀，五人看得头晕眼花，慾火

如焚，还没上阵，四人已有三人先就泄了，余下一人，望着赤裸裸的若克琳，竟然自惭形秽，不敢上前。若克琳见

四人裤子脱了一半，却又停住了，且脸上神色古怪，不知是何缘故？

于是又叽哩咕噜的不知说些什么，绑在柱上的钱通四慌忙翻译：「你们为什么还不上来？是不是我长得不好看？

时候不早了，你们再不来，我要回去了。」余下那一个，一听这洋姑娘竟这般骚浪，口中叫了声「乖乖个隆叮咚」，

再也忍不住，「噗」的一下也喷了出来。

四人垂头丧气的羞愧而去，均觉在洋姑娘面前，这个脸可丢大了，简直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因此回去后广求壮

阳密方，冀图重振大汉雄风。一时之间竟蔚为风气。流风所及，时至今日，国人仍偏好种种壮阳强精密方，实皆肇

因于此！

若克琳躺卧床上，思及日间经过，深觉慾情不满，心中不禁大骂中国男人没用。昨天彼得和雷蒙刚为她打了一

架，因此两人一时都避免找她，以免不期而遇平添尴尬。她睡不着又实在无聊，不禁自个手淫了起来。

忽然外面一阵吵杂，枪声大作；飕的一下，一个人窜进她的房间。她大吃一惊，方待惊叫，来人已迅快的钻入

她的被中；手淫一半尚未尽兴的她，赤裸身体突然遭受紧密碰触，一时之间只觉手软筋麻，刺激无比。

此时雷蒙带领十几个枪兵敲门，要求入屋检查，她不禁一阵犹豫。一来她适才手淫全身赤裸，二来被中钻进一

个人，如被发现势必解释不清。她尚未回答，雷蒙已等不及破门而入。

这若克琳自小听多了英雄美人的故事，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如故事中一般，适时救助落难英雄。这时机会

难得，怎能轻易放过？她抬起身体靠坐床头，膝盖曲起顶住棉被；并示意被中之人，趴伏双腿之间。

雷蒙一进屋，看见若克琳酥胸半露，紧拉被子遮掩身体，显然是裸睡并未穿衣。因此急忙向若克琳道声歉，随

意在屋内看了看，就收队而出。

被内之人见搜索队伍已撤，忙欲起身；但若克琳两腿一夹，拍拍他的头，示意他稍安勿燥，那人会意果然静静

趴伏不动。若克琳嫩滑的双腿柔软如棉，硕大的乳房弹性十足；那人身处两腿之间，脸贴双乳之上，不是柳下惠，

又怎能坐怀不乱？

咦！究竟何人有此旷世艳福？哈！七省总盟主袁承志是也！

六青年袁承志洋女若克琳 2

原来袁承志获悉洋人大炮将转而对付闯王部队，因此夜探虚实以拟对策。适巧洋兵正在操练打靶，枪声一响，

袁承志以为行踪已泄，飞身而出，却正好让洋兵当成了活靶。袁承志知道西洋火枪厉害，忙施展神行百变身法，飞

跃闪避。但数十杆枪齐放，实是闪躲困难，因此趁隙窜入客栈，在各房间中穿梭进出。洋兵无法确知其在何房，是

故逐屋搜索，不料若克琳刻意掩护，遂使洋兵无功而返。

那日程青竹将一叠金洋运功捏成一柱，若克琳印象深刻。此时她认出袁承志是变戏法一伙的，不禁心中暗喜；

她想这年轻人定然也会中国戏法，却不知能不能将那儿也变得如金洋一般的硬？她慾火愈炽，一边叽哩咕噜的叫袁

承志脱衣，一边自己动手就扯了起来。

袁承志虽听不懂她的话，但见她面上一副媚浪饥渴模样，猜也猜到了十之八九。当下心中暗想：「这洋姑娘适

才替我掩饰，倒也好心，不妨使出功诀让她痛快痛快。」于是便顺着她，褪下衣裤。

袁承志本钱虽说不小，但在洋人眼中，却也普通。若克琳探手握住，发现硬度倒是胜过同胞，于是慌忙示意袁

承志尽快插入。袁承志摆摆手，指指下体，要她注意观看，若克琳会意，便强忍慾火，紧盯着袁承志那根肉棒。她

心想，难道这年轻小伙子又要变中国戏法？

袁承志本性并不喜爱炫耀，但此番面对洋女，实有关民族自尊，不由得使出十成功夫，卖力表现。若克琳只见

袁承志的阳具突地颤动起来，并膨胀延伸，愈益长大；那龟头部位更是一胀一缩有如皮球一般。她大张着嘴，看得

目瞪口呆，真不敢相信这是真实景象。此时阳具灵活的扭曲旋转起来，若克琳只觉得心脏紧缩，下体一阵一阵的抽

搐，她再也忍不住了，伸手紧握阳具，一抓便塞向穴内。

成竹在胸的袁承志，见她性急的模样，当下也不再客气。他运足功劲，脸不红，气不喘，一口气就抽插了十周

天之数。何谓周天之数？天罡三十六，地煞七十二，合共一百零八；十周天恰恰是一千零八十下。这一番直插得若

克琳叫爹、喊娘、呼上帝；舒服得又哭、又笑、又撒娇；淫声浪叫，真是惊动四邻，声动屋瓦。把个袁承志吓得一

愣一愣的，忙着伸手替她掩嘴。

若克琳这史上最大的浪叫声，立刻惊动了整个客栈，所有的洋兵几乎同时起立致敬，集体手淫了起来。她左右

两边房，分别住着雷蒙与彼得。雷蒙以为若克琳在和彼得作爱，心中妒嫉得要命；彼得认为若克琳在和雷蒙偷情，

更是气得要死。两人听了一夜叫床声，心中也不由得不佩服，情敌的床上功夫确实是高人一等，非常伟大。

若克琳自出娘胎，直至今日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作欲仙欲死的滋味。袁承志勇猛快速的抽插，配合火热粗大、

会自动拐弯抹角的阳具，将她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种又是舒服、又是痛苦的复杂感受，使她想要停止，但又舍不得；不想停止，却又受不了；大大小小的高潮

持续不断，使她狂呼乱叫，抽搐痉挛；终于在一阵腾云驾雾的虚脱感觉下，她畅快的昏死了过去。

大展神威的袁承志犹未射精，他好整以暇的依照《御女密要》之回春法门，潜运功力，温柔的按摩着若克琳赤

裸的胴体。他由脸颊、肩膀、手臂，迂回至胸膛、小腹，转而大腿、小腿，最后停伫足心涌泉穴上。若克琳经他一

阵搓揉，悠悠醒来，只觉神清气爽，通体舒畅；顿时之间，竟感心中充满爱意，似乎这辈子再也无法离开，这不知

名的中国爱人。

袁承志按摩之时，也细细观赏评鉴，洋女若克琳美妙的裸身，与白嫩肌肤柔滑的触感；他发现洋女确实与中华

女子有显着的不同，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洋女什么都大。像这若克琳，眼大、嘴大、奶子大、屁股大，就连那肉穴也

远较他接触过的中华女子大得多。其次是情动时的反应，这若克琳该叫就叫，该扭就扭，积极主动，毫不羞瑟，不

像中华女子含羞待怯，欲迎还拒。至于在肌肤柔嫩度上，洋女则略逊国人，不过弹性奇佳，亦有补强之效。

此时若克琳体力恢复，慾念再度勃发，她示意袁承志躺卧休息，自己则使出浑身解数，取悦服侍袁承志。她用

纤纤玉指沿着肛门一路向上轻搔，至子孙袋再转而向下，往复来回，手法轻柔。她的嘴巴、舌头也没闲着；忽而将

两个蛋蛋含入口中轻吮，忽而在龟头上舔绕几圈，袁承志大感惊讶，心想：「就是《御女密要》上也没记载这些花

样，洋人在这方面果然另有专长，不可小观。」

袁承志在若克琳爱抚之下，不禁舒服得情动慾起，那根为国争光的肉棒，也一颤一颤的蠢蠢欲动。若克琳见时

机成熟，于是跨身而上，缓缓的将那根不甘寂寞的阳具纳入体内。她以粗大、坚硬、火热的肉棒为中心点，摇摆耸

动了起来。她浑圆丰满的臀部，熟练的作着圆周运动；嫩白硕大的两个奶子，也上下左右的晃动。袁承志享受着异

国风情，不禁也飘飘然，激发起强烈的慾望。

他翻身而起，将若克琳高大丰满的身体抱在怀里，若克琳两条雪白的大腿，紧紧缠绕住他的腰际。袁承志托着

那硕大柔嫩的臀部，一上一下的扶摇，并且在室内来回的走动，这有个名目叫《走马观花》。若克琳从来没经验过

这种方式，一时之间，既舒服又刺激，身体心理都感到晕陶陶的，简直就如同上了天堂。

由于她两个嫩白的大奶正对着袁承志的面庞，因此袁承志来回走动之际，也不时在她鲜美敏感的奶头上，舔吮

轻咬。此时若克琳下体深处，袁承志灵活的肉棒，在那东扭西转，撩拨挑逗；而来回走动，上下颠簸，更加强了磨

擦的效果。

一阵阵酥酥麻麻的愉悦感，以奶头及阴部为中心点，就像水波涟漪一般的扩散开来。

若克琳销魂舒爽之际，也不禁对于这中国爱人的惊人神力，与强劲耐力，打心底产生了由衷的佩服。

袁承志舞弄了半个时辰，不觉脊椎麻痒，下体舒畅。他情知高潮将至，于是托摇益速，走动愈快；他不想运功

强忍不泄，因此当龟头酥麻之际，他便紧搂若克琳不动，让蓄积已久的阳精，尽情的倾泄入湿滑的肉穴中。

他首度在若克琳体内喷射出阳精，那股强劲，炽热的激流，冲的若克琳打骨髓里，生出一种刻骨铭心的快感，

快感强烈的程度，实在无以名之。她不断的颤栗抖动，狂嘶急喘，全身也汗如雨下，抽搐痉挛；一会，她再度愉悦

的瘫软在，袁承志无敌的中华肉棒之下。

洋人的大炮尽毁于胡桂南的妙计之下，雷蒙战死，彼得率队投降。袁承志宽大善待洋兵，赢得彼得衷心感佩，

因而献上海岛图一张。当洋兵整队欲行之时，若克琳突然拉着翻译钱通四，来到袁承志身前。她叽哩咕噜的说了一

长串话，急急的要钱通四翻译。

钱通四面有难色的心想：「这洋姑娘也真是不要脸，这种话也说的出来，这会有男有女一缸子人，怎能据实照

翻？」。他想了半天，掐头去尾改中间的，说出这番话：「你是男人中的男人，英雄中的英雄，我永远忘不了你；

也希望你能记得，在那遥远的葡萄牙，有一位姑娘若克琳，在默默的想念你。」

袁承志心想：「这洋姑娘也真是多情。」当下望着她微微一笑，若克琳可没那么含蓄，她跳上来，搂着袁承志，

就是一个热吻。袁承志吓了一跳，尴尬的望着一旁醋劲大发的青青，心中暗道：「这下子，不知又要惹出什么事来！」

七青年袁承志重会安大娘

袁承志无意中救了安大娘、李岩两位故人，心中十分欢喜。安大娘已认不出眼前的英挺青年就是当年的幼童袁

承志；但袁承志却一眼就认出了安大娘。虽然相隔十年，但安大娘的模样却并无太大改变，只是经过岁月的洗礼，

反倒平添了一份成熟的风韵。因李岩在场，两人未及深谈，便匆匆话别。此刻袁承志得空，思念益发殷切，便起身

往访安大娘。

胡老三眉飞色舞的说道：「贾六、张七，你们是好兄弟，所以我才找你们一起干这档子事。你们倒想想看，如

果那娘们不好，安大人为什么要再三的差人寻她？」

贾六色咪咪的一笑，道：「你老哥的眼光，咱们当然信得过，只是安大人那儿……」

胡老三道：「你俩放心！安大人对这婆娘已死了心，不会再找她了。嘿嘿！安大人不要，咱们兄弟难道也不要？

况且这婆娘美的紧，又骚的紧，弄起来还不知有多带劲呢？」。

张七疑惑的道：「这婆娘既然这般的好，你怎么舍得让我俩分一杯羹呢？」

胡老三尴尬的道：「我也不瞒两位，我在这婆娘手下吃过亏，我一个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安大娘给安剑清一闹，心想要不是袁承志挺身救助，自己及李岩都将落入锦衣卫之手；看来这地方也不安全，

还是及早搬迁为妙。虽然她释放安剑清时，安剑清允诺永不再来纠缠，但他的话又怎么能信？她看着这住了五年多

的地方，不禁有些依依不舍。清扫收拾了一阵，天色已晚；她心想，再睡一晚，明个一早就动身吧！

秋老虎肆虐，天气依然燥热，安大娘忙了一阵，已是汗湿衣裳，于是打水进房洗浴净身。此时三条人影，鬼鬼

祟祟的匍匐接近，到了安大娘屋外，为头之人打了个手势，三人立即趴伏不动，倾耳静听。屋内传出阵阵水声，三

人相顾，会心一笑，纷纷占据有利位置向里窥看。

安大娘坐在澡盆中，一面洗浴，一面胡思乱想。她一会想到明日启程，究竟应往何方？一会又想小惠和崔希敏

不知怎样？此时她正擦洗小腹部位，手指触摸之际，不禁又想起袁承志幼时，替自己搓揉抚摸的往事。一股甜蜜、

羞惭的复杂感觉侵入心头；承志已长大成人，不知对于过去的事情有何看法？会不会因而看不起自己？思虑至此她

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她幽幽的叹了口气，站了起来。

屋外偷窥的三人立刻眼睛一亮，下面的弟弟也全体竖立了起来。安大娘沾满水珠的裸身，实在是太美了！那圆

润丰满的胸部，硕大嫩白，高高耸起；晶莹的水滴沿着光洁的乳沟，滑过平坦的小腹，跌入那芳草凄凄的三角森林

；森林中暗藏的小沟兀自缓缓滴淌着多余的积水。她拿起毛巾，擦拭身体；摆荡之间，香臀掀浪，玉腿扬波，春光

绮丽，美不胜收。三人看得呼呼直喘，也惊动了全裸的安大娘。

她慌忙跃至床边，欲待取衣遮体；但三人那能给她如此机会？安大娘方拿起长袍，三人已破门而入扑了过来。

安大娘无奈之下，只得将手中长袍疾挥而出，化作一式八方风雨，击向三人。本来以她的身手，三人齐上，未必能

赢；但一来变生肘腋，猝不及防；二来全身赤裸，羞怯之下，拳脚施展不开；因此不一会功夫，安大娘便为三人制

住。

安大娘穴道被制，躺卧床上，她紧闭双眼，俏丽的面庞因羞辱与气愤，显得无比的苍白。贾六、张七，一人抱

着她一条腿在那亲吻猥亵，不时还探手拨弄那鲜滑柔嫩的肉缝；胡老三则专门对着那两个白嫩嫩的大奶子下功夫。

三人舞弄了一会，均觉慾火炎炎，无法再忍，于是便脱了裤子准备施暴。为了排定顺序，三人竟当场划起了酒拳。

一时之间哥俩好、宝一对、三星照、四季财，呼声不断，形成一副极不协调的画面。

袁承志大老远就听见喊拳声，他心中不禁诧异，心想怎么安大娘住处竟然如此热闹，难道闯王打了胜仗，众人

在此庆祝？他到了屋前，只见门板破碎，散落一旁，心中不禁疑惑。突然一声欢呼夹杂着两声轻叹，想是里面已分

出了胜负。他跨步进入屋内，一时之间，大伙都傻了眼。袁承志没料到屋内竟是这副景像，三人也没想到这荒郊野

外的，夜晚竟然还有人来。

袁承志见安大娘紧闭双眼，赤裸躺卧床上；一旁三人光着身子，阳具高高翘起，意欲何为，不问可知。他心头

火起，首先发难；上去就是两个重手，贾六、张七，哼都没哼，光着屁股就见了阎王。胡老三吓得发抖，勒住安大

娘的脖子，想要胁袁承志。他还没开口，噗的一声，脑门已插入一根金蛇锥，袁承志随即飞身而上，一掌将他击出

窗外。发锥、飞身、击掌，一气呵成，迅捷无比，屋内竟是一滴血也没沾上。

袁承志将尸体处理妥当后，安大娘也穿上了衣裳，两人在如此情况下再次相逢，不禁都百感交集。安大娘叹道

：「想不到一天之内竟让你救了两回！……」她说了一句，接下来竟不知要说些什么。

袁承志见状忙道：「安婶婶，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他话还没说完，安大娘便打断他道：「你放心，安

婶婶没叫他们糟塌。」她顿了顿又道：「不过身上沾了他们的味道，恶心死了。承志，你坐一会，婶婶要去洗洗乾

净。」

由于房门已毁，袁承志又在屋内，因此安大娘只得直接在井边洗涤；反正这儿僻静，除了袁承志外没有旁人，

她也无虞有人偷看。至于袁承志看不看，她根本就不在乎，十年前自己就将身子给了他，那里还会在乎他偷看？

花啦花啦的水声，唤起袁承志儿时的记忆，那种感觉熟悉、亲切、温馨。十年前偷窥安大娘洗澡的画面，清晰

的浮现脑际，他不由得来到窗前，静静的欣赏安大娘美妙的浴姿。

皎洁的月光透过山间薄薄的轻雾，照射在安大娘丰美的裸身，雪白的肌肤蒙上一层淡淡的晕黄，显得迷离恍惚，

益增朦胧的美感。她如同袁承志一般，也陶醉于过往的甜蜜回忆；冰凉的井水，激的身体起了阵阵的颤栗，颤栗引

发心中层层的涟漪。她如十年前一般，回首向窗间一撇，当日的幼童已长成翩翩的青年；唯一不变的是那明亮的双

眼，依然默默的凝视。

突然间她感觉无比的娇羞，举手投足也益发的不自然，袁承志的目光似乎缠绕住她的身体，温柔的在她敏感的

部位游移。她擦乾身体，不再穿衣，迈着轻盈的莲步；赤裸洁净的，迳向痴痴伫立的袁承志行去。此时，无需任何

言语，袁承志抱起她，静静的走上床去。

袁承志运起功劲，轻柔的在安大娘赤裸的身躯上抚揉了起来，这是《御女密要》上记载的一种催情按摩术《贞

妇吟》；当今世上除袁承志外，只有木桑道长的师弟玉真子怀此异术；其功效神奇，不唯有催情之功，亦且可增进

销魂快感。安大娘只觉全身上下，暖洋洋的说不出的舒服，一股强烈的骚痒感，由骨子里直往外冒；刹时之间春潮

泛滥，下体已是湿淋淋的一片。

已经长大的袁承志，此时当然知道这不是痛得尿了尿，而是愉悦的淫水；他食、中二指轻夹安大娘已凸起如豆

的阴核，缓缓的搓揉了起来。安大娘只觉全身软棉棉、晕陶陶的，就像荡漾在水中的青苔，飘飘忽忽，不知何时将

随波而去。她脸颊通红，秀目紧闭，身躯微微颤抖，双手紧搂袁承志；沈重的鼻息，夹杂着一两声娇喘轻叹，使袁

承志不禁意乱情迷。

袁承志俯视着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发现岁月并未在她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饱满白嫩的乳房，依然坚挺；

花生般的乳头，照旧樱红。平坦结实的小腹，仍复滑润；茂密齐整的阴毛，黑亮如昔。那湿漉鲜嫩的肉缝，色泽淡

红，显然久已无人问津；那双修长圆润的美腿，软滑柔纫，丰盈更胜从前。

他内心涌起浓浓的爱意，当下轻轻拨开安大娘嫩白的大腿，深情款款的将阳具凑了上去。春情满溢的安大娘，

充满期待的迎接着他的侵入，但当龟头划开肉缝之际，她突感讶异惊惧；阳具的粗大，远超过她的想像，她不由自

主的伸手推拒，并且娇怯的低声道：「承志！你那儿太大了，婶婶有点怕！你……你轻一些……」袁承志依言暂不

进入，只是紧顶着娇嫩的阴户，爱怜的在那磨蹭。

湿滑的淫水，是世上最佳的导引良方，不一会功夫，阳具的前端已自然的溜了进去，安大娘轻轻的呼了声「唉

哟」，双手也紧紧的拥抱住袁承志。此时情景可不比从前；一个是，异禀复加神功，雄伟非比寻常；一个是，虎狼

之年久旷，饥渴真正难当。雄伟非常抽插猛，饥渴难当性慾强；两人这一交手，可真是没完没了，情趣盎然。

安大娘旷了十年的嫩穴，如今突遭袁承志这粗大健壮、古灵精怪的阳具，在里面抽插钻探，四处撩拨；一时之

间，真是舒服得不知如何是好。而袁承志面对娇美更胜往昔，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更是格外的兴奋激动；他就像

回到幼时一般，竭尽全力地冀望安婶婶能获得最大的欢愉。他不但将《大阳诀》使了个十足十，就连从未用过的《

灵舌功》也一并搬出来试练。

他的舌头也如阳具一般，忽地长了一倍，并且可软可硬，灵活有如蛇信。此时下面，他粗长的阳具悠游进出于

鲜嫩湿滑的肉穴；上边又长又灵活的舌头，则舔、刷、钻、探、吮各具其功的，在安大娘嫩白的丰乳、面颊、耳际、

脖颈、嘴唇等处下功夫。安大娘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无一处不舒服，无一处不爽快；霎时之间，高潮就如海浪一

般，一波波的涌了上来。她娇躯直颤，呻吟不断，整个身体似乎被快乐撞击的崩解了开来。

袁承志此时就如孩童献宝一般，尽出其技。一会男上女下，一会男下女上；忽而正面进攻，忽而背后进击。什

么龙翻、虎步、猿搏、蝉附、龟腾、凤翔、兔吮毫、鱼接鳞、鹤交颈，各种体位姿势，全都一股脑的来了个实兵演

练。如果现在问全世界最快乐的女人是谁，安大娘肯定不会理你；因为她已欲仙欲死，舒服的说不出话来。

安大娘紧紧依偎在袁承志怀里，娇柔妩媚的道：「承志，你会不会看不起安婶婶？」袁承志一边温柔的抚摸她

乌黑的秀发，一边诚挚的道：「怎么会呢？安婶婶在我心目中，又像妈妈，又像妻子；和婶婶在一起，我感觉无忧

无虑，自由自在，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欢喜；婶婶就是我在世上最亲近的人……」

他还没说完，安大娘已泪流满面的用香唇堵住了他的嘴；亲吻道尽了一切，两人再度沉醉在甜蜜温馨的梦幻之

中。

八青年袁承志大玉儿传奇外一章

大殿中酒香四溢，乐音悠扬，无数的珍馐美馔，几十种奇珍异果，都无法令皇太极释怀。袁崇焕之子袁承志，

行刺不成，失手被擒，却誓死不降，坚拒为其所用。这使得胸怀大志的皇太极，感到极度的不快。

宴会进行不久，他便觉得厌烦；于是轻车简从，先行离去。临走时他吩咐孝庄文皇后代为主持，并交代要好好

款待赏赐，护驾有功的一干人员。皇太极一离开，宴会的气氛立刻热络了起来。

端丽娴雅的文皇后，巧笑盈盈，美目盼盼，有功的大臣、侍卫，无不如沐春风，胸怀舒畅。就连一向自视极高

的玉真子，也在她眼波流转之下，有了心荡神驰的感觉。

这文皇后又名大玉儿，在清史上可是个大大有名的传奇人物；她周旋于皇太极、多尔玘兄弟之间，左右逢源，

倍极宠爱。也曾诱降明朝大臣洪承畴，替清人入主中原，立下关键大功。皇太极暴卒，她以一介女流，竟能于诸王

环伺之下，使其冲龄幼子福临接掌大位。其善用天赋美貌，手腕之圆融巧妙，有清一朝，可说不作第二人想。

玉真子护驾居于首功，文皇后擢其上坐，并殷殷劝酒，切切垂询。玉真子耳闻文皇后珠玉般的温婉语声，目视

文皇后美艳妩媚的容貌，心中不禁邪念陡起，他暗惴：「道爷纵横天下，遍尝美色，却从未见过如皇后这般柔媚温

婉的女子，如能与其……」

他脑中正胡思乱想，眼前白影一晃，原来皇后执壶为其斟酒；他回过神定睛一瞧，只见皇后十指纤纤，白净嫩

滑；肌理细柔，温润如玉。手指已是如此，其他部位，可想而知。

皇后眼波流转，笑盈盈的说道：「道长需何赏赐，尚请明言，皇上已授权哀家，当不至于令道长失望。」

玉真子见高台上座，并无他人，且下座众人，距离甚远。便凝视皇后，低声答道：「一亲芳泽，于愿足矣！」

皇后闻言一惊，旋即似笑非笑，含威带怒的道：「道长乃方外之人，何敢出此妄言？岂不知旦夕祸福，天威难

测？」

玉真子哈哈地一笑，回道：「皇后岂不闻方外之人手段高？贫道颇精风鉴之术，观乎皇后秀眉微乱，眸子泛彩，

此乃春心动，杏出墙之兆。贫道念上天有好生之德，特来度化皇后，怎可说是妄言？」

文皇后闻言俏脸飞红，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这道士果然有些门道，瞧他有恃无恐的模样，寻常手段怕也制

他不住，嗯……」她眼波流转，嫣然一笑，直视着玉真子道：「欲听霓裳羽衣曲，夜半无人私语时。」玉真子只觉

神摇意驰，灵魂彷佛已飞到了九霄云外。

要知这玉真子，武功高强，行事邪僻；这帝王将相在他眼中，也不过和平常人一般。至于他这个护国真人，更

是可干可不干，所谓「无求品自高」，故此，他乃敢肆无忌惮的大放淫秽厥词，情挑皇后。如今皇后许他夜半私会，

他欣喜之余虽感怀疑，但自恃武功高强，对于可能发生的凶险，却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夜深人静，一片寂寥，玉真子潜入皇后居处永福宫，藏身卧房旁大树上，先行窥探虚实。只见卧房内灯火通明，

四名婢女正服侍皇后沐浴。皇后笑盈盈的一面净身，一面和侍浴的婢女聊天，观其神态，平和欢愉，并无丝毫异常

之处。

大浴盆内香汤霭霭，热气腾腾；文皇后的肌肤，嫩白滑腻，丰腴可人。玉真子心想：「这皇后倒像是个偷惯了

的行家，幽会前还知道要先洁净身体，嘿嘿！道爷真是艳福不浅啊！」其实玉真子这般想法，可是自作多情，会错

了意。皇后岂会为了他，而特别沐浴净身？

要知这文皇后慧眼独具，她深知对女人而言，柔嫩的肌肤，妖姣的体态，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美貌的容颜。

因此其自幼便孜孜不倦的勤练天竺瑜伽，以维持优美曼妙的体态；每日更以特殊香汤沐浴，并辅以密制油膏涂抹按

摩，以使细致的肌肤更形柔嫩。在十数年如一日的保养下，不但造就了她风华绝代的曼妙风姿，也使得她在男人环

伺的世界中，无往而不利。

沐浴按摩完毕，皇后遣散婢女，全身赤裸的坐于梳妆台前。玉真子方才目睹出浴妙姿，已是心痒难耐，如今见

皇后晶莹如玉的裸身，更是慾火如焚。他一提气，正待穿窗而入，忽见一条人影闪进皇后卧房。他定睛一瞧，不禁

大吃一惊；来人竟是睿亲王多尔玘. 这多尔玘精明干练，权势涛天，为大清朝仅次于皇太极的二号人物，怎会夜半

私闯文皇后寝宫？

玉真子心中正感讷闷，只见多尔玘由身后，一把环抱住皇后，便将其拥上了牙床。皇后不但无丝毫抗拒，反倒

柔情万千的亲吻着多尔玘；玉真子顿时心中了然，原来这俩人早有私情，否则焉能如此亲昵？

他虽说是慾情炽烈，但终究知晓利害关系，因此只得以目代身，权且过过乾瘾。但心中对于占有皇后身体，却

又多了几分把握。「哼！皇后与睿亲王竟然有奸情，这不是叔嫂乱伦吗？到时候就以此要胁于她，也不怕她不肯就

范……」

多尔玘抚摸着皇后嫩白滑腻的酥胸，不禁赞道：「皇后娘娘真乃天仙下凡，这儿滑如玉，软如棉，一手握不住，

丰耸如山挺，摸起来简直要人命！」

文皇后噗嗤一笑，探手握住多尔玘坚挺的骚肉棍道：「你啊！就是嘴甜，光会说我。也不瞧瞧自个，就像西洋

红衣大炮一般的威猛粗壮，也不知我那小玉儿妹子，怎么受得了呕！」

原来皇后的妹子小玉儿嫁给了多尔玘，因此就皇后而言，多尔玘既是小叔也是妹夫。而就多尔玘来说，则皇后

又是嫂嫂也是妻姐。俩人关系错综复杂，偷起情来也格外显得有趣刺激。多尔玘发现皇后今个似乎特别风骚有劲，

不禁诧异的问起缘由，皇后低声答道：「要是知道有人看着我俩亲热，你难道不会兴奋？」

多尔玘闻言大吃一惊，方待发问，皇后已伸手掩住他嘴，并在他耳际，将玉真子如何挑情，自己如何应付等事

项，一一叙明。多尔玘听罢怀疑的道：「皇后怎知那贼道定然在外偷窥？」

皇后狡黠一笑道：「亏你还是国之栋梁，连这聆音察理，见微知着的道理都不懂。这卧房边大树上，宿着几只

夜莺，每晚都不停鸣叫，你不是嫌它们聒噪？今个却不闻丝毫声息，这不是明摆着树上有人吗？」

多尔玘闻言大感佩服，对于这美艳风骚的皇嫂不禁更增爱慕。他在皇后滑不溜手的肌肤上到处游移，那股柔嫩

棉软的触感，带来无限的舒畅，也使得皇上的御用密穴渗出润滑的甘泉。皇后放肆的张开嫩白的大腿，丰臀也向上

挺耸，多尔玘识趣的扶着红衣大炮，一举便攻克了城池要塞。

玉真子见皇后与多尔玘二人，既不熄灯，也不关窗，明目张胆的就行云布雨了起来，心中不由暗叹道：「真是

宫闱之中丑事多，皇后竟然也偷人，而这人居然还是皇叔。唉！淫秽乱伦，败德丧行，就是在江湖之中，也是稀罕

少见的丑事啊！」

他心中感叹，眼睛却倒没闲着；此时母仪天下的皇后，高高翘起她那嫩白无暇的浑圆玉腿，放肆的架在多尔玘

的肩上。多尔玘双手抚弄着皇后硕大绵软的丰乳，下身则一挺一挺的来回抽动。

皇后媚眼如丝，面泛桃红，鼻间渗出粒粒汗珠，那双白腻润滑的天足，五指并拢，微微蜷曲，不时愉快的向上

蹬踹。玉真子看得慾火沸腾，心中不禁大叹可惜：「要不是这多尔玘搅局，如今趴在皇后身上的，可不正是自己！」

几番风雨，红烛燃尽。阴阳已调，夜莺复行低鸣。皎洁的月光穿窗而入，照在这对心满意足，赤裸相拥的叔嫂

身上。旖旎风光，缠绵景象，竟是说不出的淫糜荡人。忽而乌云掩月，六合漆黑一片，美景顿时隐没难见。咦！莫

非春色勾起嫦娥寂寞情，万般无奈只得遮掩眸中影？

九青年袁承志大玉儿传奇外一章

皇太极面有喜色的道：「皇后出马，此事必成。想当初洪承畴也是死气活样的不肯屈服，只是……只是……朕

的面子上，却是不大好看啊！」

文皇后端凝的道：「成大事，不拘小节。为了江山社稷，皇上难道舍不得一个皇后？」

皇太极闻言，真是又敬又爱，不禁钦佩的道：「皇后真乃我大清朝的柱石！既然如此，此事便由皇后从权处理

吧！」

袁承志在地牢中调息了好一阵子，血脉方才恢复如常，心中对于玉真子点穴手法之高妙，也不禁暗暗心惊。祖

大寿劝降未果，心中有愧，携来上好老蔘稀饭为其补气养身。袁承志思及旧情，心内惨然，便依言食用。祖大寿离

去，他复行运功，只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当下对脱身突困，不禁平添无限信心。

此时牢门一开，四名彪形大汉簇拥着一位华衣丽人，施施然踱了过来。四名大汉趋身近前，解开他身上的铁锁、

铁链，而后一言不发的迅快离去，地牢中顿时只剩下袁承志，及那美貌神秘的华衣丽人。袁承志束缚既除，胆气更

壮，当下便提气戒备，同时细细地打量着眼前，气定神闲的神秘丽人。

只见这丽人，约莫二十八、九岁年纪，气度高雅，容貌端丽。一袭纯白的狐裘上镶无数珍奇珠宝，帽上的珠饰

也是琳琅满目，贵重异常。袁承志心想，此女纵使不是格格，也是王公贵妇，难道清酋要祖大寿劝降不成，如今要

施美人计？

他思想至此，不禁复朝丽人面上瞧去，此时丽人亦正对其端详；俩人四目相对，丽人随即嫣然一笑，袁承志刹

时之间，只觉神摇意驰，灵魂儿险些个插翅飞去。

他慌忙潜运真气，震慑心神，同时心中暗忖：「所识女子中，论相貌之美，自以阿九为第一。其余小慧、宛儿、

青弟、何铁手、安大娘、若克琳等，均各有风情，堪称美貌。但若以眼神之妩媚，笑容之璀璨，则眼前之女子，无

人能出其右。」

烛光下丽人星眼流波，桃腮欲晕，如春天百花齐放般的笑意，仍复荡漾，但已逐渐转变为，秋高气爽般的片片

枫红。袁承志对其笑容的无比威力，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心中不禁加意警惕。

此时丽人向他道了个万福，开口道：「袁公子一切可好？可有什么需要效劳之处？」其语音清脆温婉，钻入耳

际，感觉上甜腻腻、爽脆脆的，真是说不出的舒服；袁承志不禁愈发的小心谨慎。

他心想反正是来劝降的，不如一口先回绝了，以免后续口舌之辩。当下便朗声道：「在下宁死不降，多废口舌

无益，夫人请回吧！」

这丽人当然就是文皇后，只见她微微一笑，接口道：「袁公子敢是神仙？谁说我要劝降来着？」袁承志闻言一

愣，尚未开口，文皇后又接着道：「袁公子，你仔细看看，我是汉人还是满人？是美呢还是不美？」

袁承志没料到她竟会提出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他答也不是，不答又不好，一时之间竟然当场愣住。皇后见他

欲言又止的模样，不禁噗嗤一笑，袁承志顿时又是脸红心跳，神魂飘荡。

要知袁承志虽已熟知《御女密要》中之静心法门，但其功效主要在于对抗肉慾的诱惑。至于皇后此般荡人心魄

的眼神，直接侵袭心灵的媚笑，静心法门的功效却是有限。

皇后见袁承志一副腼腆的模样，便自顾自地娓娓而谈。她见识广博，胸怀远大，加之长处权力中枢，因此言谈

切中时弊，头头是道。袁承志除武功一道外，其他方面所知甚浅，说理辩难更非所长。此刻听皇后论及国计民生，

夷夏之防，竟有初闻大道，恍然若失的感觉。

尤其是民为邦本，永不加赋；汉满一体，四海一家的观念，更对他产生新的启发。无形中他已对眼前丽人，生

出一种钦佩崇拜的心理。皇后察言观色，见袁承志心防松懈，便话锋一转，切入正题。

「……袁公子乃忠良之后，岂是洪承畴之流可比？如欲离去，小女子当倒履恭送，不过小女子有一事相求，不

知公子可否慨允援手？」

袁承志一听可自由离去，心中不禁一宽，当下便答道：「夫人识见高绝，在下深感佩服，却不知有何事需在下

效劳？」

此时丽人忽地现出娇羞忸怩神态，她顿了一会，方朱唇启，皓齿开的说道：「贼道玉真子，觊觎小女子美色，

意图以隐私要胁小女子就范。袁公子如能助小女子保住清白，小女子当结草衔环以报大恩……」

袁承志见她楚楚可怜模样，不由得生出侠义心肠；况且这玉真子侧身敌营，对己方大为不利，如能趁机除去，

对闯王而言也是大有助益。因此便概然允诺，施予援手。

皇后见袁承志已入算中，便复往玉真子处设计。

「道长昨日为何食言爽约？」

玉真子心想，这皇后还真是厚颜无耻，竟然恶人先告状，当下便道：「贫道依言前往，却见琵琶别抱！」

皇后惊讶的道：「那有此事！道长可是看错了人？」

玉真子闻言愈怒，他心想你既不要脸，我也用不着给你留面子，于是将昨晚所见，一五一十的说了个清楚。

皇后听罢，笑的娇躯乱颤，既而道：「道长果然看错人了，那是我妹子小玉儿，也是睿亲王妃。昨晚她宿于永

福宫，不料春光外泄，却叫道长窥了光……」

玉真子闻言一愣，心中暗道：「久闻皇后有妹小玉儿，面貌与其酷似，嫁于多尔玘亲王，难道真是我看错了？」

他见皇后神色自若且言之成理，心中不禁又想：「我说皇后怎会如此淫乱？原来竟是张冠李戴，看错了人。嘿

嘿！这下子可不会再落空了吧！」他望着皇后娇媚万端的面庞，不禁心痒难耐，猴急万分。

皇后见他那模样，不禁莞尔，当下笑道：「道长且莫心焦，哀家绝无戏言。只是那袁承志认为道长胜之不武，

不肯屈服；皇上对此甚为关注，不知道长可愿与其公平比试，再立一功？」

玉真子闻言大为光火，他一向以为天下除师兄木桑道长，及华山穆人清外，自己绝无敌手。不料昨日擒拿袁承

志，虽得诸力士之助，却仍大费周章。这对心高气傲的他而言，实乃奇耻大辱，如今由皇后之口道出，更是令他火

冒三丈。

他愤然的道：「皇后娘娘请放心，贫道不要任何人相助，定能教这小子心服口服！」

皇后闻言，鼓励的望着他道：「好！道长既然如此说，哀家也就放心了。今晚道长大显身手降服袁承志这小子

后，哀家当践履前言，必令道长称心如意。」

玉真子闻言精神一振，放肆的道：「娘娘可否先行下个订？」

皇后媚态横生的斜睨他一眼道：「道长敢情是天蓬元帅下凡？就这般的耐不住？」说罢迅雷不及掩耳的掀起长

裙，露出嫩白浑圆的玉腿。玉真子一愣之下，方待仔细观赏，皇后已放下长裙，转身离去。

皇后这欲擒故纵的惊鸿一露，对玉真子而言，实较全身赤裸还要来得挑逗。方才一瞥之下，时虽短暂，但皇后

裙下的旖旎风光，却已深映他的脑海。那挺直如玉柱般的美腿，丰盈嫩白；饱满怒耸的臀部，硕大丰满；股间紧夹

的蜜桃，芳草遮盖。

咦！皇后怎地未着亵衣？玉真子望着皇后袅袅婷婷，婀娜多姿的背影，心中不禁慾火炽烈，搔痒万分。他心中

暗想：「待我击败袁承志那小子后，可要好好享用皇上这块禁脔。嘿嘿！昨晚看的那小玉儿也不错，最好能一箭双

鵰，将姐妹俩一块弄来服侍道爷……」

他胡思乱想，愈想愈乐，忍不住忘情的一阵哈哈大笑。

十、完结篇青年袁承志大玉儿传奇外一章

是夜风清月朗，永福宫的御花园中，皇后独自一人，幽幽的在那观月赏花。忽地背插长剑，手持拂尘的玉真子，

跃身而出，来到皇后面前。他恭身一揖道：「娘娘安好，袁承志那小子，怎地还没到？」

皇后笑盈盈的道：「道长今个真是好风采，简直就是吕祖下凡。约定的时间是戌末亥初，现已是戌末，大概不

一会就要到了。」

她边说边坐在青石凳上，顺手提了提裙摆。玉真子眼角一撇，眼珠子险些儿蹦了出来。这皇后竟然未着鞋袜，

那双嫩白纤美的天足整个赤裸裸的露了出来。要知其时，女人足部的私密性绝不亚于下阴部位，一般男子受传统观

念的影响，亦大多有些恋足癖。此刻皇后裸露的双足，在挑起男人情慾的功效上，实不下于烈性春药。

皇后见玉真子神魂颠倒的模样，心中暗暗得意，她柔媚的道：「道长不是想要订金嘛？来！这就先给你些！」

说罢，玉足朝着玉真子点了点。

玉真子一见，骨头都酥了，他一蹲身，捧起那纤美的柔荑，就又嗅又闻又吮又舔；浑然忘却即将面临一场，生

死相博的恶斗。

玉真子忘情舔吮着皇后滑腻柔嫩的玉足，心中的慾火飞快的窜升。他不由自主的探手裙内，抚摸那浑圆有致，

丰润柔滑的大腿。皇后被他独到的《贞妇吟》一摸，顿时有如触电一般，陡然间就觉得极端空虚，渴望交合。她空

着的那只玉足，激情的伸至玉真子腿裆处磨蹭，原本端坐的身体，也逐渐仰躺了下去。

一时之间，玉真子只觉热血沸腾，什么体面身份全不顾了。他双手一掀，红裙翻起，皇后那丰润洁白的大腿便

整个裸露在外。此时皎洁的月光分外的明亮，大腿根处的萋萋芳草清晰可见，皇后的裙下竟然未着小衣！那丰美的

下体，光溜溜的毫无遮掩。玉真子的目光，就如锋锐的利剑，直接了当的，便插入了鲜嫩的肉缝之中！

依约而至的袁承志，恰好目睹了这一幕。他应允保护的丽人此刻被玉真子压躺在青石凳上，正遭受下流猥亵的

轻薄；他心头火起，大吼一声：「无耻贼道！还不住手！」便飞身上前，向玉真子后心击出一掌。

玉真子猛然一惊，侧身闪过，旋即拂尘一挥，紧守门户。转瞬之间，他已是气势端宁，摆好了御敌的架式。

袁承志不愿偷袭，因此方才击往后心的那掌，警示的意味浓厚；如今对方既然摆好了架式，他也就不再客气。

他跃身而上，左掌「力劈华山」，右拳「直捣黄龙」，分击玉真子天灵盖及胸口要害，玉真子拂尘急挥，连消带打，

还击迅捷有劲，丝毫不落下风。

俩人翻翻滚滚，以快打快，倏忽间已是三百余合。玉真子久战不下，心中焦躁，一旋身亮出长剑，便向袁承志

扫去。袁承志金蛇剑尚未取回，在手中无剑情况下，只得闪身趋避，连连倒退。玉真子见已占上风，左手拂尘，右

手剑，更是攻势凌厉，毫不容情。

袁承志心想，一味闪躲不是办法，当下由怀中掏出一串铜钱，以满天花雨手法打出，并趁玉真子击打闪躲之际，

摘下一段松枝以代长剑。他松枝在手，立刻展开反击。在内力运使下，松枝丝毫不逊于长剑，俩人激烈交锋，互有

攻守，又复形成平分秋色之局。

此时袁承志使出金蛇剑法，松枝飘忽闪烁，似东实西；玉真子一时之间，摸不清门道，便收剑回身自保。袁承

志暗惴：「自己有金丝背心护体，不妨卖个破绽，引这贼道上勾。」当下便假意放缓脚步，露出胸前空档。玉真子

剑法熟极而流，一见空隙，电闪般的便刺中袁承志的胸口，只听啪、砰两声，二人同时向后疾退。

原来玉真子一剑刺中袁承志，却完全没有长驱直入的应手感觉，长剑反而啪的一声从中折断。他情知上当，忙

向后急退，但砰的一下，左胸已结结实实的挨了袁承志一掌。

玉真子喉头一甜，险些吐出鲜血，他心想：「挨了这掌伤势不轻，缠斗下去于我不利。」当下顺着退势，一纵

身便向外奔去。

袁承志虽有金丝背心护体，但玉真子剑势强劲，又正中胸前要穴，因此皮肉虽然无恙，内伤却也不轻。两人二

度交手，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倒是一旁观战的皇后，可是大大的开了眼界。

皇后唤来婢女，依照袁承志指示，备齐大木桶、热水、火炉，以便疗伤。袁承志褪去衣裤，只见胸前期门穴青

紫肿胀，他知道伤势不轻，于是进入盛满热水的木桶中，盘坐运气。不一会功夫，他头顶冒出丝丝热气，已然进入

物我两忘的境界。待得醒转，他只觉神清气爽，伤势已然痊愈。此时房门一开，那美貌丽人走了进来。

「袁公子，这是上好蔘茶，最能补气活血，来！我喂你喝了吧！」她边说边走近木桶，并伸出纤纤玉手将茶杯

递至袁承志嘴边。袁承志全身赤裸坐于桶内，不觉忸怩难安；他慌忙张口喝了蔘茶，只盼丽人快快离开。

偏偏这丽人却好整以暇的拉了张椅子，在桶边坐了下来，并且温柔婉约的殷殷慰问。袁承志只觉异香扑鼻，中

人欲醉。一时之间，血冲脑门，尴尬万分，胡里胡涂的情况下，竟不知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

丽人娇艳如花的面庞，满含笑意；灵活明亮的双眸，盯着他直瞧；袁承志只觉血液不断的涌向下体，粗大的肉

棒，已自动自发的昂然耸立。他低着头不敢面对丽人，但悦耳的轻柔话语，却像是无数的小手，肆无忌惮的抚摸着

他，他虽然竭力抗拒，但却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袁公子，贱妾自认不是个淫荡的女人，为什么那贼道在我身上一摸，我就……那是什么邪法？袁公子，你也

是武学高手，这种邪法你会不会？」她若无其事的娓娓道来，面上表情又唯妙唯肖，说到贼道摸她时，就真是一副

春情荡漾的模样，这对袁承志而言，无疑是火上加油，忍无可忍的极端挑逗。

「夫人，请暂且回避，在下要起身着衣。」

「唉呀！我看那衣服沾上泥灰，已叫人拿去洗了，这可怎么办？」

「啊！有了！袁公子你先用浴巾遮着，到床上歇一会，待衣服烘乾了，你再换上。唉哟！瞧你脸红的！这么大

个人，还害什么臊？」

「夫人……你……你……别这样……我自己来……」

「唉哟！」

原来这丽人取了浴巾，便替袁承志抹擦身体，袁承志羞得无地自容。但在那柔若无骨的纤手拉扯下，却也逐渐

的站起身来。水落石出，巨棒显现，丽人陡然触及庞然大物，不禁骇然惊呼出声。

她晕生双颊，娇羞万状的道：「嗨呀！原来袁公子也不老实！」

袁承志此时真恨不得有个地洞，好一头钻进去，他结结巴巴的道：「夫人，你……可别……误会……我……我

不……我不是……」他费了好大的劲，「我不是」了半天，仍然未能解释清楚。

丽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后，柔声说道：「好了啦！我又没怪你，你紧张个什么劲？快上床盖好被子，免得待会

着凉！」

袁承志闻言如蒙大赦，忙用浴巾遮住下体，一个神行百变身法，闪电般的便窜上了床。饶是他身法再快，那结

实紧崩，光溜溜的屁股，仍是落入了皇后的眼中。

只见皇后笑得花枝招展，浑身乱颤，那股娇憨的媚劲，使得袁承志更是心头狂跳，神摇意驰。他蜷曲身体，紧

拥棉被，让人猛一瞧，倒还以为是个害羞的黄花大闺女呢！

【完】